

北大中文學刊

2012

北京大学中文系 編

新青年稿紙

第一頁

初期白話詩稿目錄

李劫一書

山中即景

沈尹登九首

公園裡的二月藍
月雪
徐之
劉三未
言子毅

亞美
白楊樹
秋
三
耘
耕牛

沈曼士六首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中文学刊. 2012/北京大学中文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301-21802-0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语言学-文集③文献学-文集
IV. ①I0-53②H0-53③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4398 号

书 名: 北大中文学刊(2012)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 编

责任编辑: 李 凌 徐丹丽 张雅秋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802-0/G · 355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45.75 印张 905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	夏晓虹(1)
无声的“口语”	
——从《古诗今译》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	张丽华(16)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人识宝传说·····	王 娟(32)
早期北京大学与传统经学的近代转型	
——晚清民初经学探研录之一·····	吴国武(42)
“老实说了吧”前后: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	姜 涛(55)
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	
——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	吴晓东(73)
斯诺的红色中国梦	
——重读《红星照耀中国》·····	秦立彦(85)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对抗式论述·····	计璧瑞(92)
重评鲁迅阐释史上的一件往事	
——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对冯雪峰《论〈阿Q正传〉》的批评·····	王丽丽(101)
革命与“乡愁”	
——《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	贺桂梅(123)
《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两个版本·····	商金林(149)
陈寅恪《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旨趣·····	廖可斌(169)
我们的历史	
——巴尔特书写的中国·····	车槿山(184)
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陈晓明(191)
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	邵燕君(205)
永远的“笛吹弦诵”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	陈平原(216)
齐地早期方仙信仰的文化考察·····	刘玉才(242)

试论《庄子》“三言”的政治性	柳春蕊(253)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杜晓勤(262)
《岳阳楼记》“越明年”考释	
——兼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之年份	杨荣祥(275)
琴曲《秋鸿》作者考辨并及南宋浙派古琴源流	王 风(278)
“文君听琴”的文学意义	
——元代才子佳人戏的恋爱模式	黄 卉(293)
孔尚任艺术鉴藏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考论	
——以新见孔氏题陈洪绶《饮酒读书图》跋文为缘起	潘建国(301)
论文人书法	龚鹏程(317)
论章学诚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钱志熙(330)
状元杀和尚:一个陌生故事的四次演述	
——从情节增加引起的主题变化	陈泳超(345)
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	李鹏飞(362)
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	常 森(375)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	刘勇强(394)
我对“国际 Sinology”学术性质的再思考	
——关于跨文化学术视野中“国际中国经典文化研究”	
基本特征的研讨	严绍璁(409)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王 勇(418)
什么“世界”? 如何“文学”?	陈跃红(425)
The Transcendental Dimension of the Age of Disenchantment: The Paradox of 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China	杨煦生(434)
试论文学形式的解释学意义	张 辉(443)
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创作意图	张 沛(452)
卢伯克的“形式思想”:重读《小说技巧》之前四章	蒋 晖(464)
宽式语形:汉诗意境形成的诗学根源	陈保亚(480)
动结式中结果补语隐现的句法和语义条件	沈 阳 魏 航(496)
“差点儿”和“差不多”的意义同异之辨	袁毓林(509)
谐声字族和汉语双字构词的一项限制条件	叶文曦(522)
语音对应的两种放宽模式及其后果	
——以彝白比较为例	汪 锋(533)

从语义类推的新类型看其认知本质、动因及其他问题	朱 彦(566)
现行常用汉字构形属性分析	万艺玲(582)
扬雄《方言》与方言特征词的判定问题	
——以《方言》部分方言词的重复注释为例证	孙玉文(597)
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中期的演变类型	张渭毅(606)
《生经》及相关经本之勘正	胡敕瑞(639)
《本草衍义》版本源流考	陈晓兰(647)
真山民其人其集考	王 岚(666)
日藏宋僧诗集《一帆风》相关问题之我见	许红霞(683)
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	
——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	顾永新(699)

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中期的演变类型*

张渭毅

壹 中古音知组、庄组、章组声母的格局

本文所论的知组,指《切韵》知彻澄三个声母,庄组指《切韵》庄初崇生俟五个声母,章组声母指《切韵》章昌船书禅五个声母。《切韵》的日母和娘母暂不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以下简称知庄章声母或知庄章组)的分合及其演变,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以中古音为起点,论证知、庄、章三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期和中期的历史演变及其类型。

近代汉语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类型,从中古音继承和发展而来,因此,对这三组声母在中古音的格局,有必要进行梳理和分析。

所谓声母的格局,包括声母的分类状况、音韵地位、音值构拟以及在声母系统中跟其他声母的关系等内容。前人在讨论中古音的音类关系和音变特征时,往往只论《切韵》,不顾中古各期音变的南北差异。

张渭毅(2006b,2011)指出,《切韵》是中古音,但是,中古音不全是《切韵》音,《切韵》音并不能取代中古音的全部内容。中古音可以分为早期(魏晋宋时期,220—478年)、中期(齐梁陈隋时期,479—617年)和晚期(初唐、中唐时期,618—810年)三个发展阶段,存在着复杂的方言分歧,古人所论备载明白。据周法高(1948/1963),中古文献中提到多种方言区划,如:

* 这是一篇由旧作四次改订而成的新作,原文的题目是《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的演变类型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2005年8月24日,作者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汉语官话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原文的详细提要,会上,麦耘先生和王洪君先生谈了中肯的看法。会后,王洪君先生和薛凤生先生来信,分别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作者将原文初稿修订整理,分成《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中期的演变类型》和《论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合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两篇专论,此次修订发表的是前一篇。此文发表前,承蒙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李添富教授指教。谨记在此,向以上四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指正。

- (1) 南北并举,或南土和北土并举;
- (2) 河北和江南并举;
- (3) 江东和河北并举;
- (4) 北人和江南并举;
- (5) 江南和江北并举;
- (6) 关西(或陕以西)和山东并举;
- (7) 江南与山东并举;
- (8) 江南与关中并举;
- (9) 江南、山东和关西并举;
- (10) 中国(即北方)和江南并举;
- (11) 江南、中国和山东并举;
- (12) 吴楚、燕赵、秦陇和梁益并举,等等。

此外,中古文献同一个语境中还可以出现方言区划两分、三分和四分的情形,最常见的是南北两分。按照《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说法,南方(江南、江东)语音和北方(河北)语音有显著的差异,分别以金陵音和洛阳、邺下音为代表,具有不同的语音特征。既然同一个时期的语音特征,发生在不同的地域,那么我们在根据语音特征分期时,就应该看到方音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中古汉语语音史料,包括韵书、字书、音义书等的反切、直音、音注和译音材料等,大多数记录的是读书音,读书音有传承性和稳定性,因为某时期的文人都遵奉这个时期的同一个标准音,而这个标准音是这个时期的读书音为基础的。同时,读书音又是因人而异的,即因文人的方音差异而有差异,既有时间差异,又有地域差异。本文所说的方言,是指文人记录的体现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语音特点的读书音,我们称作某文人的音系点或方言点。

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分类状况以及跟其它相关声母(如端组、精组)的分合关系,在中古各期不同的音系点或方言点表现不同,略说如下。

1. 中古早期知庄章声母的格局

中古汉语早、中、晚三个时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音系点,大致可以归结为南北两派方言,每派方言之下又可以分出若干次方言点,表现为不同的语音特征,既有时间差异,又有地域差异。我们把这些语音特征跟《切韵》进行比较后,从中提取了关键性声韵区别特征,列表简要展示中古三个时期南北各音系点的时地差异。以下表一、表二、表三分别展示中古早、中、晚三期各个音系点的知庄章声母格局的差异。各表加号“+”表示不分,减号“-”表示分,问号“?”表示不确定,括号内加减号“(-)”表示有条件的区分。各表之

后作文字说明。为了确定各音系点的性质和声母的分合,我们参考了二十六种文献,罗列如下:

- (1) 吕忱《字林》的声母,参考简启贤(2002);
- (2) 竺法护等译经对音的声母,参考俞敏(1999);
- (3) 郭璞《尔雅注》和《方言注》反切的声母,参考陈亚川(1981)和彭辉球(1991, 1993);
- (4) 《经典释文》所引徐邈音切的声母,参考蒋希文(1999);
- (5) 《经典释文》所引刘昌宗音切的声母,参考范新干(2002);
- (6) 鸠摩罗什译经对音的声母,参考储泰松(1996a,1998)和施向东(1999);
- (7) 法显等译经对音的声母,参考刘广和(1991);
- (8) 顾野王《玉篇》的声母,参考周祖谟(1936)和周祖庠(1994,2001);
- (9) 陆德明《经典释文》首音的声母,参考邵荣芬(1995b);
- (10) 阇那崛多等四位高僧译音的声母,参考尉迟治平(1982,1984);
- (11) 曹宪《博雅音》的声母,参考黄典诚(1989)和丁锋(1995);
- (12) 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声母,参考周法高(1941,1948,1968);
- (13) 颜师古《汉书注》的声母,参考董忠司(1978,1994)和钟兆华(1982);
- (14) 唐僧不空译经的声母,参考刘广和(1984);
- (15) 唐僧玄奘译音的声母,参考施向东(1983);
- (16) 义净译经的声母,参考刘广和(1994);
- (17) 李善《文选注》的声母,参考张洁(1998);
- (18) 公孙罗《音决》的声母,参考张洁(1999);
- (19) 李贤《后汉书注》的声母,参考孙玉文(1993);
- (20) 司马贞《史记索隐》的声母,参考游尚功(1988);
- (21) 慧苑、云公、窥基三家音的声母,参考储泰松(2005)和黄仁煊(2005/2011);
- (22) 卢藏用《春秋后语释文》的声母,参考郑荣芝(1998);
- (23) 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声母,参考龙异腾(1994);
- (24) 何超《晋书音义》的声母,参考邵荣芬(1981b);
- (25) 张参《五经文字》,参考邵荣芬(1964);
- (26) 慧琳《一切经音义》,参考黄淬伯(1930,1998)和周法高(1941)。

表一 中古早期(魏晋宋,公元220—478年)各方言知庄章声母异同表

考察材料 声母特征	《字林》 吕忱	竺法护等 译经对音	方言注 尔雅音注 郭璞	《经典释文》 所引徐 邈音切	《经典释文》 所引刘 昌宗音切	鸠摩罗什 译经对音	法显等译 经对音
时间	西晋	265—316	276—324	344—397	东晋中叶	343—413	317—420
地域	任城 (今济宁)	洛阳	建康 (今南京)	京口 (今镇江)	不详	长安	洛阳
端知不分	- 个别混	-	+	+ 二等不分,部 分三等字有别	+	-	-
泥娘不分	- 个别混	+	+	+	+	+	-
精庄不分	-	-	+	+	-	-	-
章组独立	+	+	+	+	+	+	+
船禅不分	-	? 有禅无船	? 有禅无船	-	+	? 有禅无船	? 有禅无船
从邪不分	-	? 无邪	-	-	-	? 无邪	? 无邪
以邪不分	- 邪多读以	+ 邪读以	-	-	-	? 无邪	? 无邪

说明:

- (1) 魏晋宋时期,南北各方言的章组声母都独立出来,并腭化为舌面塞擦音。船、禅的分合,表现不同,西晋吕忱、东晋徐邈的船禅有别,刘昌宗的船禅不分。竺法护、鸠摩罗什、法显等译音和郭璞音注里有有禅无船。王力(1985:p121)根据《颜氏家训·音辞篇》南人“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这段话,断定南北朝某些方言船禅音值相近,照穿神三母的音值已由先秦两汉的舌面塞音[tʃ][tʃʰ][dʒ]变为舌面塞擦音[tʃ][tʃʰ][dʒ],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汉语语音史发生了几次声母腭化的现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魏晋时章组声母腭化为[tʃ][tʃʰ][dʒ][ʃ][ʒ],另一次是近代汉语晚期即十八世纪中期,见组声母腭化为[tʃ][tʃʰ][ʃ]。
- (2) 端组和知组声母的分合,精组和庄组声母的分合,南北方言有差异。北方方言,如吕忱音注反映的任城话、竺法护和法显等译音反映的洛阳话、鸠摩罗什译音反映的长安话,端、知两组声母分立,精、庄两组声母分立。南方方言,如郭璞的建康方音和徐邈的京口方音,端、知不分,精、庄不分。也就是说,魏晋宋时期,端、知和精、庄两组声母在北方方言先分化,南方方言没有分化。
- (3) 南北多数方言,如吕忱、郭璞、徐邈、刘昌宗等,从、邪分立。北方方言,邪母与以母关系密切,如吕忱音注的邪母字多混读以母,竺法护译音以、邪不分,可能读舌面边音[ʎ]或[l],鸠摩罗什、法显等译音邪母无字,可能邪母不独立。
- (4) 《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后人把这段话归结为分辨中古

以金陵为代表的南方方言和以洛阳为代表的北方方言的两组区别特征,即声母特征:南人从邪不分,船禅不别;北人有别。韵母特征:南人鱼虞有别,纸旨有别,洽狎有别;北人不分。值得注意的是,《颜氏家训·音辞篇》提出的从邪分合、船禅分合两个声母区别特征,不大适合作为魏晋宋时期分辨南北方言的声母区别特征。倒是端知组声母(不包括泥娘)分合和精庄组声母分合,适合作为划分南北方言的声母区别特征,大致上说,北方方言,如洛阳、长安、任城等方言,端组和知组声母分立,精组和庄组声母分立。南方方言,如建康、京口等方言,端、知不分,精、庄不分。也就是说,汉语语音史里,舌头音、舌上音的分化,北方方言要早于南方方言。精、庄组声母分化,北方方言要早于南方方言。

2. 中古中期知庄章声母的格局

表二 中古中期(齐梁陈隋,公元479—617年)各方言声母异同表

声母特征 考察材料	时间	地点	帮非不分	端知不分	从邪不分	船禅不分
《玉篇》顾野王	543	吴郡 (今苏州)	- 明微合	- 泥娘合	+	+
《经典释文》陆德明首音	583—589	金陵	+	+	+	+
阇那崛多等四位高僧译经	564—604	长安	+	- 泥娘分	? 无字	+
《博雅音》曹宪	605—618	江都 (今扬州)	- 明微合	- 泥娘分	+	+

说明:

- (1) 南北方言章组、庄组声母独立。
- (2) 端组和知组分合,南北方言有差异。陆德明首音反映的金陵音端、知不分,梁顾野王《玉篇》反映的吴郡话、阇那崛多等四位高僧译音所反映的长安话、曹宪《博雅音》反映的江都话端、知分立。这四个音系点船、禅都不分。
- (3) 从、邪不分,船、禅不分,本来是南方方言的特点,可是阇那崛多等四位高僧译音所反映的长安话船、禅不分,从、邪无字,继承了东晋鸠摩罗什等译音有禅无船、邪母无字的特点。可以看出,从邪分立、船禅分立的两个声母区别特征,是有局限的,没有波及到整个北方方言,不能表现中古中期长安话的声母特征。而且,这种船、禅不分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中古后期的长安话里。

3. 中古晚期知庄章声母的格局

表三 中古后期(初、中唐,公元618—810年)各方言声母异同表

声母特征 考察材料	时间	地点	帮非不分	端知不分	从邪不分	船禅不分
《一切经音义》玄应	638—649	长安	- 少数混	- 少数混	-	-

续表

声母特征 考察材料	时间	地点	帮非不分	端知不分	从邪不分	船禅不分
《汉书注》颜师古	645	长安	- 明微合	- 泥娘混	-	-
唐僧不空译经	705—774	长安	- 奉微混	-	-	-
唐僧玄奘	604—664	洛阳	(-) 并奉分开,奉读V, 非敷微无字	-	-	-
义净译经	635—713	洛阳	(-) 非敷分出,奉微与并明合	-	-	-
《文选注》李善	658	洛阳	+	- 泥娘混	-	-
《音决》公孙罗	660—680	江都	- 明微合	- 端知有分有合	+	+
《后汉书注》李贤	675—680	长安	-	-	(-)	+
《史记索隐》司马贞	719	长安	- 明微合	- 泥娘混	-	+
慧苑、云公、窥基三家音	664—733	长安	-	-	-	-
《春秋后语释文》卢藏用	670—722	范阳	- 非敷奉少数数字互切	- 娘母无字	-	(-)
《史记正义》张守节	736	长安	- 明微合	-	-	+
《晋书音义》何超	747	洛阳	+	-	-	-
《五经文字》张参	776	长安	-	-	-	-
《一切经音义》慧琳	789	长安	- 非敷少数混	- 泥娘混	-	+

说明:

(1) 南北方言知组、庄组、章组声母独立。

(2) 北方方言,如玄奘、义净、李善、何超的洛阳话和卢藏用《春秋后语释文》音切所反映的范阳话,船、禅不分。长安话情况复杂,船禅分合因人而异,玄奘、颜师古、不空、慧苑、云公、窥基、张参等的长安话船、禅分立,李贤、司马贞、张守节、慧琳等的长安话船、禅不分。南方方言,如公孙罗的江都话船、禅不分。

(3)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地点方言,声母变化因人而异。玄奘、颜师古、不空、慧苑、云公、窥基、张参等的长安话船禅分立,可是李贤、司马贞、张守节、慧琳等的长安话船、禅不分。

总的看来,中古时期,章组声母无论南北都独立。庄组、知组声母的格局,南北方言有差异,北方方言在中古早期就形成了庄组、知组声母独立的格局;南方方言里,中古中期庄组独立,至中古晚期知组才独立。无论如何,中古音发展到中唐阶段,知组、庄组和章组声母已经

是三足鼎立的局面。

4. 对于《切韵》知、庄、章声母音位的处理方案

《切韵》声母音位的归纳,向来有多种方案,音值的构拟也有所不同,可参看张渭毅(2006a)的有关评介。就知、庄、章三组声母音位而言,大致有两种处理方案:

- (1) 知、庄、章声母是三组独立的声母音位,多数学者都如此处理。
- (2) 知组归端,庄组归精,章组独立,少数学者持此说。

对于章组声母音值的构拟,分歧较小,章昌书读[tʃ][tʃʰ][ç],没有分歧。船、禅的构拟有两种方案,多数学者主张船读塞擦音[ɟʒ],禅读擦音[z];少数学者认为船、禅音值互易,禅读塞擦音[ɟʒ],船读擦音[z]。

对知、庄组声母音值的构拟,大致有两种方案:

(1) 庄初崇生俟读舌叶音[tʃ][tʃʰ][ɟʒ][ʃ][ʒ],知彻澄读舌面塞音[tʃ][tʃʰ][ɟ],李荣(1956:p128)指出,庄组和知组声母的发音部位可能同是[ʃ]。

(2) 庄初崇生俟读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即卷舌声母)[ʈʂ][ʈʂʰ][ʈʂʁ][ʂ][ʐ],知彻澄读舌尖后塞音[tʃ][tʃʰ][ɟ]。

下面针对以上各说,表明我们的看法。

第一,归纳音位,有多种可能的处理方案,只有好坏(即合理与否)之分,没有对错之别。能够合理体现音位关系和解释音变规律的音位归纳方案,就是好的或合理的方案。

第二,归纳音位,有对立原则、互补原则、相似性原则、历史原则和经济性原则,其中对立原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两个音类,如果构成对立关系,不管音类数量有多少,都应该坚持分成不同的音位。

第三,音位的归纳结果,应该符合语音史演变的大趋势,能够经得起音变事实的考验。

第四,音值的构拟,不仅要符合音理,而且要能够合理解释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关系。

落实到知组、庄组声母音位的归纳和构拟上,《切韵》知、庄、章三分对立,构拟为[tʃ][tʃʰ][tʃʁ],是合理的方案。

首先,知组和端组、庄组和精组应该分成两组声母音位,因为知、端对立,庄、精对立。

根据李荣(1956:p90),《切韵》端组声母一般跟一等、四等韵母结合,知组只跟二等、三等韵母结合,大体上互补。可是端组声母跟二等韵母结合的小韵有15个,跟三等丑类、寅类韵母结合的小韵有5个,其中有3个小韵与同韵中的二等、三等的知组声母小韵对立,如:二等韵的马韵都下反𪚩小韵(端母)跟竹下反𪚩小韵(知母)对立。梗韵德冷反打小韵(端母)跟张梗反𪚩小韵(知母)对立。三等寅类韵的至韵徒四反地小韵(定母)跟直利反致小韵(澄母)对立。

据李荣(1956:p90-91),《切韵》精组声母跟一、三、四等韵母结合,庄组跟二、三等韵母结

合,就一、二等韵母来说,精组和庄组是互补的,但是,精组和庄组都可以在同一类三等韵母前出现,所以,精、庄声母是对立的。

其次,把《切韵》庄组构拟为[tʂ] [tʂʰ] [dʒ] [ʂ] [z],知组构拟为[t] [tʰ] [d]的主要历史根据是梵汉对音,对于这种构拟的理据,麦耘(1991)等已有专文论证。但是,各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我们的看法是,在现代汉语大多数方言里,难于或很少看到i韵母或i介音的韵母跟舌尖后塞擦音、擦音[tʂ] [tʂʰ] [dʒ] [ʂ] [z]和舌尖后塞音[t] [tʰ] [d]结合的例证,把《切韵》庄组构拟为[tʂ] [tʂʰ] [dʒ] [ʂ] [z],知组构拟为[t] [tʰ] [d],在汉语内部缺乏普遍的音值依据。相比之下,庄组构拟为[tʃ] [tʃʰ] [dʒ] [ʃ] [ʒ],知组构拟为[t] [tʰ] [d](跟[ʃ]的发音部位相同),既符合音理,又能够合理解释庄组、知组声母为什么能够在同一个二等韵母、三等韵母前出现,以及在丑类三等韵和寅类A三等韵里同时出现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原因——[tʃ] [tʃʰ] [dʒ]都可以跟同一个介音为[i]的韵母或[i]韵母结合。在对音研究中,由于对音双方的语音结构不同,对音法不仅采取对音近似值,更注重两种语言的音类对应关系、译音的时代性和一致性。我们把中古汉语的知组、庄组构拟为[t] [tʰ] [d]和[tʃ] [tʃʰ] [dʒ] [ʃ] [ʒ],并不妨碍解释它们可以对译梵文的舌尖后塞音和舌尖后塞擦音、擦音。

再次,《切韵》是折衷南北方言的雅言音系,南人不分、北人分的音类,《切韵》能够分,北人不分、南人分的音类,《切韵》也能够分。《切韵》知、庄、章三分的格局,能够解释中古音知庄章声母的南北差异,符合中古音演变的大势。

贰 近代汉语早期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类型

近代汉语指公元9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汉语,可以分成早期晚唐五代宋金(9世纪中期—13世纪末),中期元(13世纪末—14世纪末)和晚期明清(15世纪初—18世纪中期)。这个分期,依据的是杨耐思、曹广顺(1992a)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分期,杨先生把近代音分成三个发展阶段:晚唐五代经北宋辽到南宋金是近代音的始成期,元代是近代音的成熟期,明清是发展期。

晚唐五代宋是汉语语音史的转折时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近代汉语,中古音知、庄和章三组声母,这个时期开始打破此前均衡三分的格局,形成复杂多样的演变类型,要探寻知庄章声母在元明清方言中的演变轨迹,就必须对这个时期的知庄章声母的分合状况来一个彻底的梳理。

晚唐到宋金三百多年里,在不同的音系点里,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各自发生了新的、不同的演变,可以分为四大类型计十二小类如下。

1. 第一大类,知庄章三分的类型,简称 A 型。以全浊声母是否清化为标准,可以分两个小类。

(1) 有一套全浊声母,简称 A1 型。

此类按照庄、章组内部各个声母的区别情况,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类:

a. 知庄章三组各个声母严格分立,简称 A1a 型。

辽僧行均的《龙龕手鏡》(997 年)反映了辽代幽州地区文人的读书音。根据陈飞龙(1974)和张卫东(2001)的研究,《龙龕手鏡》的声母有 40 个,跟《广韵》不同之处在于非敷奉微独立。知组、庄组和章组严格分立,跟《切韵》的格局一致。

b. 崇俟和船禅混为一类,简称 A1b 型。

朱翱反切(约 961—974 年)反映了晚唐金陵士人的读书音。根据严学窘(1943)、张世禄(1944)、王力(1982/1991a,1985)的研究,朱翱反切全浊声母没有清化。知组、庄组和章组声母分立,基本上维持了中古汉语的格局,知彻澄、庄初生和章昌书分用画然。王力(1982/1991a:p240)指出:“大量的反切证明,庄初山三母都是独立的,不与照穿审相混,也不与精清心相混。……庄初山的独立性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床母跟船、禅的分合,严学窘(1943)与王力(1982/1991a,1985)的看法不同。严学窘(1943/1997:p16-19)把庄组系联为侧、测、助、色四个声类,章组系联为之、昌、时、式四个声类,跟《切韵》相比,床母独立,船、禅不分,合并为时类,时类读塞擦音。王力(1982/1991a,1985)的结论却是床船禅混用为一类,读擦音。严、王两位先生的结论分歧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整理反切的方法不同。严先生严格运用反切系联法,他的声类分类是以反切系联的结果为基础的,只要反切上字能够系联,就可以归入同一个声类;如果反切上字不能够系联,即使出现反切上字与被切字混切的现象,也不作归并。王先生则不然,他运用反切比较法,重视朱翱声类的新动向,只要出现反切上字与被切字混切现象,就归并为新的不同于《切韵》的声类。

第二,对于朱翱反切的音系性质有不同的认识,研究的立足点不同,决定了处理结论的倾向性。严学窘(1943/1997:p52)立足于朱翱声类与《切韵》声类的共同点,认为朱翱“四十三声类等第之审极明”,沿袭“隋唐旧法”,“其起源必在唐代”,这就决定了严先生在声类结论的处理上重同不重异,重视朱翱声类与《切韵》的继承性,而把声类新的变化看做例外,因此,他认为船禅相混,是“古今音中”“极不规则之变化”。王力(1985:p254)则立足于朱翱声类与《切韵》声类的不同点,即“朱翱的反切完全不依《切韵》”,“用的是当代的音系”,注重朱翱声类的创新性,并能够从语音的系统性和音变的平行性角度,对新的声类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如王力(1985:p259)认为朱翱的床船禅混用为一类,除了依据神床混切、床禅混切、

神禅混切的事实外,还注意到从、邪相混的平行性演变,从系统性的角度指出,朱翱的“塞擦音缺浊母,从邪合流,床神禅合流,自成系统,这也决不是偶然的。现代吴语正是这种情况。”

因此,王力先生的结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知庄章的音值构拟,是朱翱声母格局的重要内容。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朱翱的声母系统是否有卷舌声母[ʈʂ] [ʈʂʰ] [ʂ] [ʐ]?

王力(1982/1991a, 1985)的研究表明,朱翱音系没有卷舌声母。我们可以找到两点证据:

第一,汉语史卷舌声母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知庄章的分合,更取决于是否产生了能够使卷舌声母形成的舌尖后元音韵母[ɻ]。出现卷舌声母的音系,应该存在只能跟卷舌声母结合的新的卷舌韵母[ɻ],朱翱音系没有出现卷舌韵母[ɻ],也就没有产生卷舌声母[ʈʂ] [ʈʂʰ] [ʂ] [ʐ]。

王力先生发现,朱翱音系出现了新的资思部,产生了新的韵母[ɿ]。这个资思部只有一个[ɿ]韵母,只跟精组声母结合,没有卷舌韵母[ɻ]。如:

资,子司反;雌,千思反;疵,才资反;赐,先刺反;自,慈四反。

以上各例都是用《切韵》止撮开口三等精组字作被切字的反切下字,韵母独成一类。

第二,卷舌声母[ʈʂ] [ʈʂʰ] [ʂ] [ʐ]不能跟[i]韵母或介音为[i]的韵母结合。现代汉语普通话的[ɻ]韵母的字,在朱翱音系中一律属于脂微部,其反切下字可以是非知庄章组和非日母的字,同时又可以作其它声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前者如(括号内注明《切韵》的声母):知,珍移反(知);致,陟利反(知);魑,丑离反(彻);支,章移反(章);脂,真夷反(章);指,职美反(章);侈,昌婢反(昌);嗜,食利反(船);厕,测吏反(初);仕,鉏里反(崇);耳,柔以反(日)等。后者如:伊,因之反(影);移,以支反(喻);夷,寅支反(喻);己,讫耳反(见);欺,遣之反(溪);疑,研之反(疑);离,邻之反(来);吏,连致反(来);比,并止反(帮);彼,邦是反(帮);皮,贫知反(並);婢,频旨反(並);弥,面侈反(明)等。

可见,朱翱脂微部的韵母不是卷舌韵母[ɻ],所以,王力先生构拟为[i]韵母。

另外,介音为[i]的同一个韵母的字,在朱翱反切里,既作知庄章组和日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又作其它声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如元仙部[iæn]韵母字作知庄章组和日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辘,陟衍反(知);缠,直连反(澄);羨,之彦反(章);战,正彦反(章);阐,昌善反(昌);彝,赊延反(书);鱣,遮延反(章);先,搜前反(生),然,仁迁反(日)等。元仙部[iæn]韵母字作其它声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例:见,经砚反(见);虔,其延反(群);彦,拟线反(疑);天,听连反(透);殄,徒显反(定);年,泥贤反(泥);连,邻延反(来);编,婢篇反(并);篇,僻连反(滂);绵,名连反(明);荐,子徧反(精);倩,七县反(清);贱,自见反(从);涎,夕连反(邪);烟,伊田反(影);衍,余羨反(喻);焉,有连反(喻);显,呼衍反(晓);贤,回坚反(匣)等。

以上说明,朱翱音系不具备产生卷舌声母的充分条件,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

声母:

知组: [tʃ] (知) [tʃʰ] (彻) [dʒ] (澄)
 庄组: [ʈʂ] (庄) [ʈʂʰ] (初) [ʃ] (生)
 章组: [tʃ] (章) [tʃʰ] (昌) [ʃ] (书) [ʒ] (崇俟船禅)

(2) 全浊声母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简称 A2 型。

根据冯蒸(1991,1994,2005)的研究,《尔雅音图》为后蜀(934—965年)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县)学者毋昭裔所作,反映了晚唐时期梁益地区的方言音系。我们认为,《尔雅音图》似反映晚唐宋初山西地区的一种通语音系。全浊声母清化,平声变送气清声母,仄声变不送气清声母。《尔雅音图》知、庄、章组大体三分,有知二与庄相混、知三与章相混、知庄章相混的少数现象,蒋冀骋(1997)指出,三组声母读音比较接近。由于没有出现舌尖后元音韵母,还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ʈʂ]、[ʈʂʰ]、[ʃ]。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ʃ] (知澄仄) [tʃʰ] (彻澄平)
 [tʃ] (章市仄) [tʃʰ] (昌市平) [ʃ] (书神)
 [ʈʂ] (庄崇仄) [ʈʂʰ] (初崇平) [ʃ] (生禅)

2. 第二大类,知组独立,庄、章合流的类型,简称 B 型,分两个小类。

(1) 有完整的全浊声母,属于读书音系统,简称 B1 型。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人天息灾(?—1000年)和乌填曩国僧人施护(?—1017年)一同携带梵本来到洛阳,自太平兴国七年(982)起,于洛阳开始翻译佛经,学习的汉语是以汴洛音为基础的读书音。根据张福平(1996)、储泰松(1996b)和蒋冀骋(1997d)的研究,天息灾、施护梵汉对音里有完整的全浊声母,知组独立,庄章合并,床禅合流。

天息灾、施护所对译汉语里没有舌尖后元音,形成卷舌声母的韵母条件尚不具备,也就不能出现卷舌声母 [ʈʂ]、[ʈʂʰ]、[dʒ]、[ʃ]。我们认为,庄章组声母的音值应该是舌叶音 [ʈʃ] (庄章)、[ʈʃʰ] (初昌)、[dʒ] (崇神市)、[ʃ] (生书)。

知组字绝不用精组、庄组、章组字对音,而庄组、章组已经合流,可见当时汉语的知组读音跟舌尖塞擦音、舌叶音差别较大,应该是舌面塞擦音 [tʃ] [tʃʰ] [dʒ]。

天息灾、施护梵汉对音所反映的宋初读书音知组独立、庄章组合流的声母演变格局,早在中晚唐时期北方方言里已经有所体现。据周祖谟(1982/1988),唐五代北方有的方言里,正齿音二等、三等相混,读同一类。守温三十字母,就是知组独立、庄章组合流,床禅不分。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舌叶音: [ʈʃ] (庄章) [ʈʃʰ] (初昌) [dʒ] (崇神禅) [ʃ] (生书)

舌面前音: [tʃ](知) [tʃʰ](彻) [dʒ](澄)

后来的宋人三十六字母、切韵图(如《四声等子》、《切韵知掌图》等)也是知组独立、庄章组合流的格局,只不过床禅分立。

(2) 浊音清化,属于口语音系统,简称 B2 型。

邵雍(1011—1077年)《声音倡和图》音系反映了宋初汴洛口语音系统。根据周祖谟(1942)、陆志韦(1946)和平山久雄(1993)的研究,邵雍音全浊声母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关于知庄章组的分合,各家看法不一。我们认为,庄章合流,知组与之音值相近,但仍有区别。没有形成卷舌声母,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ʃ](知澄三仄) [tʃʰ](彻澄平)
[tʃʰ](庄章崇仄部分) [tʃʰ](初崇平昌神平市平) [ʃ](书生崇仄部分神仄市仄)

值得注意的是,B1,B2型虽然属于同一个汴洛方言的不同的声母系统,有存浊和清化的差异,但是知庄章的演变路向相同,都是庄章合流,知组独立,都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3. 第三大类,庄组独立,知章合流的类型,简称 C 型,可以分两小类。

(1) 全浊声母尚未全部清化,简称 C1 型。

根据罗常培(1933)、邵荣芬(1963)、高田时雄(1988)、柯蔚南(1991,1994)和蒋绍愚(1994)的研究,晚唐五代西北方音里,知章两组声母合并,庄、知虽有少数混淆例子,庄组仍然独立。摩擦音浊音清化,塞音、塞擦音浊音尚未清化。澄母成为照母的全浊声母;床禅不分,是擦音,已经清化,与审母合流。鉴于韵母没有出现舌尖后元音,因此,还没有产生卷舌声母。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舌叶音: [tʃ](庄) [tʃʰ](初) [ʃ](生)
舌面前音: [tʃ](知章) [tʃʰ](彻昌) [dʒ](澄) [ʃ](书崇神禅)

(2) 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庄组两分,一部分独立,一部分归精组,简称 C2 型。

根据宁忌浮(1992)、唐作藩(1992)和蒋冀骋(1997d)的研究,金代真定松水人韩道昭所作《改并五音集韵》(1208—1211年)包含两套音系。第一套受传统韵书和等韵的束缚,还不能彻底反映实际语音,第二套音系即韩氏口语音,反映了北方话的实际语音。根据蒋冀骋(1997d),韩道昭的口语音系里,全浊声母清化,知章合流,庄组两分,庄组三等独立,庄组一二等与精组相混。但是,我们认为,还没有产生卷舌声母,因为还没有产生卷舌韵母[ɹ]。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舌尖前音:[ts](精从庄一二等崇一二等) [tsʰ](清从初一二等崇一二等) [s]
(心邪生一二等)

舌叶音: [ʃ](庄三等崇三等) [ʃʰ](初三等崇三等) [ʃ](生三等)
舌面前音: [tʃ](知章澄神) [tʃʰ](彻昌澄神) [ʃ](书禅)

4. 第四大类,知庄章合流,简称 D 型,可以分作五小类。

(1) 知庄章合流,知组字两分,一部分跟精庄章合流,一部分归端组,简称 D1 型。

根据邵荣芬(1995a)的研究,我们认为,吴棫(1100—1153 年或 1154 年)的《韵补》反切反映了 12 世纪初、中叶闽北建瓯一带的读书音。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变为不送气清声母。知庄章合流,知组字两分,一部分跟精庄章合流,一部分归端组,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s](精知庄章从澄崇邪) [tsʰ](清彻初昌) [s](心邪生书崇神禅)
[t](端定知) [tʰ](透彻)

(2) 知组并入照组(庄章),简称 D2 型,分 D2a、D2b 两小类。

a. 有完整的全浊声母,简称 D2a 型。

南宋江西大庾人卢宗迈(1119—1125 年生)的《卢宗迈切韵法》、南宋祝泌的《皇极经世起数诀》(1241 年),属于《集韵》系韵图,反映了当时当地的读书音。根据鲁国尧(1992, 1993, 2003a)和李新魁(1994)的研究,卢图和祝图有完整的全浊声母,床(二、三等)禅相混,知庄章合流。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鲁先生说,据卢图,当是庄、章先合,再与知合,初、昌先合,再与彻合。

根据周祖谟(1966a)的研究,南宋江西乐安人陈晋翁《切韵指掌图节要》、吴兴人赵与时《宾退录》也是知组与照组合流,保持全浊声母,反映了当时的读书音。

b. 全浊声母清化,简称 D2b 型。

根据竺家宁(1981)的研究,南宋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孙奕所作《九经直音》和《示儿编》所反映的时音里,全浊声母清化,知庄章合流,清化条件各组声母情况不一,知照系浊声母的清化一般是变为不送气清音,知组并于照组。没有产生卷舌声母。今依竺家宁(1981)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ʃ](知庄章澄床) [ʃʰ](彻初昌) [ʃ](生审禅)

值得注意的是,D2a 型和 D2b 型的作音者多生活在江西,可能分别反映了江西方言读书音和口语音的演变,除了声母系统的清浊差异外,知庄章合流的路向是一致的,即存浊的 D2a 型是读书音的演变,浊音清化的 D2b 型是口语音的演变。

(3) 全浊声母清化,庄组字两分,一部分与知章合流,一部分归精组,简称 D3 型。

根据王力(1982/1991b,1985)的研究,南宋朱熹(1130—1200 年)反切所反映的时音里,

全浊声母清化,大致上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庄组字两分,一部分与知章组合流,一小部分与精组合流。根据蒋冀骋(1997d)和刘晓南(2001),朱熹长期侨居福建,他的通语语音或许带有闽方言的特点。今依王力(1985)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ʂ](知庄章澄仄崇仄) [tʂ'](彻初昌澄平崇平禅部分) [ç](生审神禅部分)
[ts](精从仄庄部分) [ts'](清从平初部分) [s](心邪生部分)

应该指出的是,朱熹音系里,虽然有资思部韵母[ɿ],但是没有卷舌韵母[ʅ],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卷舌韵母字,一律归朱熹音系的支齐部,韵母为[i]。因此,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4) 全浊声母清化,庄组并入知章组,简称 D4 型。

根据龚煌城(1981)和李范文(1995)的研究,十二世纪末西北方音里,经过晚唐以来三百年的演变,全浊声母彻底清化了,浊声母一般变为送气清声母,庄组也并入此前已经合流的知照组。没有产生卷舌声母。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ʂ](知庄章) [tʂ'](彻初昌澄崇) [ç](生审神禅)

应该指出,C1型、D4型都属于西北方音,有直线式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宋代西北方音的D4型由晚唐五代西北方音C1型演变而来。

5. 小结

综观晚唐五代宋三百多年来知庄章声母的演变,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1) 以上四大类十二小类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类型,多数是在晚唐五代北宋初期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演变而形成的。如果一百多年可以看做语音演变一个共时平面,那么,知庄章声母在这个共时平面的差异就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时间的差异,而应该归结为地域的差异,也就是同一时期的方言差异。

(2) 一个方言的知庄章声母,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演变类型,不同的类型之间,可以有继承和发展关系。如西北方音知庄章的演变,在晚唐五代表现为C1型,十二世纪末则表现为D4型,由C1型变为D4型是同一个方言的历时演变。但是,诸如此类能够连成一条直线的、有确定的方言点的历时演变,例证很难找,多数情况可能是,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方言点的演变类型之间,没有继承和发展关系。

(3) 同一个方言里的读书音和口语音,知庄章声母的演变路向相同。如B1、B2型和D2a、D2b型。

(4) 同一个演变类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方言音系里,即同一个演变类型的音系,不一定有共同的音系基础,这是知庄章声母演变的常例。同一个大类下所分的若干小类之间的差异就是方言的差异,如D大类之下分五小类,各属于不同的音系点。提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的学者为了证明某些方言点知庄章声母演变有共同的方言基础,往往简单地从大类型

演变的同一性出发,结果干扰了考察知庄章声母演变真实路向的视线。比如 D3 型和 D4 型都是庄组并入知章组,都是全浊声母清化,演变的结果基本相同,我们之所以把它们看做同一个大类型 D 型的两个不同的小类,是因为它们的声母系统演变内容大不相同,D3 型全浊声母清化大致上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而 D4 型全浊声母清化后多变为送气清声母。

(5)这个时期已有 D 型,但是没有出现卷舌声母,因为还不具备卷舌声母产生的语音条件。

叁 近代汉语中期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类型

现存的近代汉语中期(元朝)的语音资料,经过系统整理和研究的有《古今韵会举要》(1297年)、《蒙古字韵》(约在1308年前)、《中原音韵》(1324年)、《中原雅音》(1292—1375年之间)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写定于元至正26年之前)所记录的吴方言等五种,知庄章三组声母都合流了。表面上看,五种资料的知庄章声母的分合状况,都跟近代早期的 D 型相同,实际上,这个时期知庄章合流后声母演变的内容有本质的区别,发生了新的音变——产生了卷舌声母,进入一个新的声母演变阶段,可以归结为一个新的演变类型——E 型。

对这个时期知庄章组合流后在各自音系中的声母表现,向来有两种不同的音位归纳方案。一种是立足于八思巴字译音用一套字母标记知庄章组声母的事实和现代吴方言齿音声母的分类,认为以上五种资料知庄章声母都应该归并为一套声母,构拟一套舌叶音声母或卷舌声母。另一种方案是立足于各类资料知庄章合流后卷舌声母出现的不同语音条件,对声母音位进行重新归纳,分析为构成互补关系的两组不同的声母音位或音位变体,分别构拟音值。

两种处理方案描写音位及其音变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我们认为第二种方案合理,是出于三点考虑。其一,从卷舌声母自身产生的语音条件来看,知庄章合流后并非全部都变成了卷舌声母,而有特定的韵母结合条件。其二,这个时期肯定出现了卷舌声母[tʂ] [tʂʰ] [ʂ],因为产生了新的舌尖后韵母[ɻ],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韵母也可以跟卷舌声母结合。其三,归入 E 型的五种音韵资料,卷舌声母的分化条件和演变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揭示卷舌声母的音变条件,搞清楚卷舌声母的演变过程,是近代音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采纳第一种音位归纳方案,势必掩盖或难于说清楚卷舌声母演变的条件和演进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的不同的声韵结合条件,对五种资料的卷舌声母的格局重新进行分类描写。按照第二种方案,知庄章合流后的声母音位,有三种不同的归纳结果,因此,E 型就可以分析为以下三个类型。

《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原音韵》是第一类,可称作 E1 型,此类知庄章合并后,出现了新的舌尖后韵母[ɻ],八思巴字母写作 hi,相当于[ɻ][ɻ],说明出现了卷舌声母[tʂ] [tʂʰ] [ʂ]。除了支思部、鱼模部、东钟部外,其它各部知庄章声母可以分析为呈现互补

关系的两组声母音位,即知组两分,知二、庄组合并,变为卷舌声母[ʈʂ],可归纳为一组音位,知三、章组合并,读舌叶声母[ʧ],可归纳为另一组音位。

《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原音韵》三种资料在知庄章的演变类型上是一致的。杨耐思(1989)明确指出,《古今韵会举要》、《七音》与《蒙古字韵》三种同时期出现的韵书,虽然各自的体例、收字范围和术语不同,但是它们所代表的音韵系统基本上相同,记录的是一个共同的语音基础。杨耐思(1996)进一步论证了元代汉语并行着书面语标准音和口语标准音两套标准音,前者以《蒙古字韵》为代表,后者以《中原音韵》为代表,两个标准音的声母系统,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有成套的全浊声母,后者的全浊声母清化。因此,以全浊声母是否清化为标准,E1型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中原音韵》为一小类,全浊声母清化了,简称E1a型,《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有成套的全浊声母,为另一小类,简称E1b型。

《中原雅音》是第二类,可称作E2型,此类知庄章合并后,出现了新的支部,含有舌尖后韵母[ʂ],产生了[ʈʂ]。除了支部外,庄组跟知章组在[i]介音的韵母和[i]韵母前形成互补的格局,知庄章组都可以出现在无[i]介音的韵母里,读[ʈʂ],知章组既可以出现在无[i]介音的韵母前读[ʈʂ],又可以出现在[i]介音的韵母和[i]韵母前读[ʧ],但[i]介音的韵母和[i]韵母前绝不出现庄组,庄组只能读[ʈʂ]。

《南村辍耕录》所记录的吴方言是第三类,可称作E3型,知庄章合并后,按照韵母结合条件,洪音字的声母变成了[ʈʂ],细音字的声母跟精组合流,读[ʈʂ]。

综上所述,近代汉语中期知庄章的演变类型可以分为三大类四小类,具体论证如下。

1. 第一大类,知庄章组合并后,除了支思部、鱼模部、东钟部庄章不分,产生卷舌声母外,其它各部庄章有别,知组两分,知组二等跟庄组合并为卷舌声母,知组三等跟章组合流为舌叶声母,简称E1型。以全浊声母是否清化为标准,E1型又可以分以下两个小类。

(1) 全浊声母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简称E1a型。《中原音韵》属于此类。

根据宁继福(1985)的研究,《中原音韵》知庄章的分合有四种情况:

- a. 知三、章在多数韵部的三等韵母前合并;
- b. 知二、庄 in 多数韵部的二等韵母前合并;
- c. 庄、章在支思部、鱼模部里合并;
- d. 知庄章在东钟部里合并。

对此,有四种可能的音位处理方案:

第一种方案,根据c、d,知庄章合并,并参考八思巴字译音,构拟为一套声母,如罗常培(1932)、杨耐思(1981)拟为[ʧ][ʧʰ][ʃ],李新魁(1979,1983)论证了知照系声母的音值都是卷舌音[ʈʂ];

第二种方案,根据 c、d,归纳为一套声母音位,但为了体现 a、b,看做两组音位变体,构拟两套音值。具体来说,知组两分,知二与庄组合并,构拟为一套卷舌声母[ʈʂ] [ʈʂʰ] [ʂ],知三与章组合并,构拟为一套舌叶音[ʧ] [ʧʰ] [ʃ],因为两组声母变体呈现互补关系,所以合并为一套声母音位[ʈʂ] [ʈʂʰ] [ʂ],如宁继福(1985);

第三种方案,根据 c,并照顾中古到近代声母演变的趋势,分析为两套声母音位,构拟两套音值[ʈʂ] [ʈʂʰ] [ʂ]和[ʧ] [ʧʰ] [ʃ],认为只有支思部照系字变卷舌声母[ʈʂ],其它各韵的知照系字仍读舌叶音[ʧ]。如王力(1957)、唐作藩(1987/2000)等。

第四种方案,综合体现 a、b、c、d 分合情况,并考虑声韵结合条件和语音演变的历史联系,分析为两套声母音位,构拟两套音值,支思部庄章和其它各韵知二庄归纳为一套声母,拟作[ʈʂ],支思部以外的各韵知三章归纳为另一套声母,拟作[ʧʃ],如蒋绍愚(1994)。

四种方案都如实反映了语音事实,符合音位归纳的原则,因此没有对错之分。从声韵结合条件的表述看,第二种方案比较合理;从构拟的音值看,第三种方案比较合理。如果综合声韵结合条件的表述和音位归纳的结果两方面来看,第四种方案最合理,它不仅正确体现了知庄章组字的声韵结合规律和拼切关系,更重要的是,把知庄章的分合状况置于语音史声母动态演变的长河中,合理解释了近代汉语卷舌声母产生的条件,真实展示了近代音声母格局的新动向和卷舌声母渐变的历史过程。《切韵》的知庄章声母字,虽然在近代汉语晚期的一些官话方言和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全部变成了卷舌声母[ʈʂ] [ʈʂʰ] [ʂ],但是,与此相比,在《中原音韵》里,只是一部分字有条件的变成了卷舌声母[ʈʂ] [ʈʂʰ] [ʂ],除了东钟部的知庄章字、支思和鱼模部的庄、章组字以及其它各部知二、庄组字外,其余的大部分字并不读卷舌声母。卷舌声母是有条件的渐变的,这就是第四种方案最可取的地方。在对待近代中期其它四种资料知庄章分合的问题上,也应该如是观。

总之,《中原音韵》里,《切韵》知庄章声母可以归纳为两套声母,中古全浊声母平声变送气清声母,仄声变不送气清声母,构拟如下,括号内是语音条件:

- 之[ʈʂ](知二庄,澄二仄,崇二仄,支思部章母等)
- 齿[ʈʂʰ](彻二初,澄二平,崇平,支思部初、船平、禅平等)
- 诗[ʂ](生,支思部书、船、禅等)
- 知[ʧ](知三章,澄三仄,支思部等字除外)
- 痴[ʧʰ](彻三昌,澄三平,船平,禅平,支思部等字除外)
- 世[ʃ](书,禅,船,支思部等字除外)

除了支思、鱼模、东钟部之外,《中原音韵》其它韵部里的知三章组字应该读舌叶声母[ʧ],能够得到元朝八思巴字译音的准确反映,毋庸置疑。

但是,怎么知道《中原音韵》产生了卷舌声母[ʈʂ] [ʈʂʰ] [ʂ] [ʂʅ]? 根据有三,略说如下。

第一,《中原音韵》出现了支思部,产生了卷舌韵母[ʂ],八思巴字译音记作 hi,有洪音标

记,相当于舌尖元音[ɿ][ʅ]。跟[ɿ]韵母结合的声母一定读[tʂ][tʂʰ][ʂ][ʐ],包括《切韵》支脂之三韵的开口庄章组和日母字,以及个别栲缙德韵字,这些字现代汉语普通话也都读卷舌声母。此外,支思部以外的、其它大部分现代汉语普通话读卷舌声母的字,《中原音韵》归齐微部,韵母有[i][ui]两个,声母读舌叶音[tʃ][tʃʰ][ʃ][ʒ],包括《切韵》的支脂之(庄组字除外,章精二组及日母的开口字除外)和微韵字,齐祭废灰泰五韵字,昔陌(二等)、锡、质、迄、德、职缉(庄组除外)等字。支思部里没有[i]韵母,当然不会存在[tʂi][tʂʰi][ʂi][ʐi]这样的怪音。齐微部里不存在[ɿ],就不会有声母[tʂ][tʂʰ][ʂ][ʐ]。

支思部[tʂɿ][tʂʰɿ][ʂɿ][ʐɿ]与齐微部的开口字[tʃi][tʃʰi][ʃi][ʒi]形成了严格的声韵调对比关系,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和韵母:

支思部

[tʂɿ]:枝(章支开三)脂(章脂开三)芝(章之)——[tʃi]:蚰知(知支开三)

[tʂʰɿ]:踈(昌支开三)差(初支开三)——[tʃʰi]:痴(初之开三)絺(彻脂开三)

[ʂɿ]:时(禅之开三)匙(禅支开三)——[ʃi]:失(书质开三)识(书职开三)

[ʐɿ]:二贰(日至开三)餌(日志开三)——[ʒi]:日(日质开三)入(日缉开三)

齐微部

第二,《正语作词起例》“辨似”练习专门有分辨声母[tʂ][tʂʰ][ʂ]和[tʂ][tʂʰ][ʂ]的,如(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鱼模部韵母[u]:祖(精)有阻(庄),粗(清)有初(初),苏(心)有疏(生);

皆来部韵母[ai]:灾(精)有斋(庄),猜(清)有差(初),才(从)有柴(崇),赛(心)有晒(生)。

以上各例,前字和后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最小对立体是声母[tʂ]与[tʂʰ],[tʂʰ]与[tʂʰʰ],[ʂ]与[ʂʰ],说明当时存在着[tʂ][tʂʰ]不分的方言,周德清教人分辨《中原音韵》的[tʂ]和[tʂʰ]。

第三,从声韵拼合的常规来说,[tʂ][tʂʰ][ʂ]一般不跟或难于跟[i]介音的韵母或[i]韵母相拼,而舌叶音[tʃ][tʃʰ][ʃ]可以自然的跟[i]介音的韵母相拼,这个认识是合理解释卷舌声母产生条件的前提之一。从《中原音韵》声母与韵母的结合关系看,各部来自《切韵》知二、庄组的二等韵母字,其韵母都不带[i]介音,因此其声母读[tʂ][tʂʰ][ʂ];《中原音韵》各部来自《切韵》知三、章组的三等韵母字,除了支思部、鱼模部外,其韵母都带[i]介音,因此其声母读[tʃ][tʃʰ][ʃ],如:

江阳部有[ɑŋ][iaŋ][uaŋ]三类韵母,前两类韵母有《切韵》知庄章声母字,知二、庄组结合的韵母是[ɑ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和韵母,如下:

[tʂɑŋ]:庄妆装(庄阳开三)桩(知江开二)状(崇漾开三)壮(庄漾开三)撞(澄绛开二)

[tʂʰaŋ]: 愬(初江开二) 疮(初阳开三) 床(崇阳开三) 幢撞(澄江开二) 创刳(初漾开三)

[ʂaŋ]: 双艘(生江开二) 霜孀鸬骠(生阳开三) 爽涣(生养开三)

知三、章组结合的韵母是[iaŋ], 如下:

[tʂʰiaŋ]: 章漳漳璋彰彰彰(章阳开三) 张(知阳开三) 掌(章养开三) 长(知养开三)
 帐胀涨(知漾开三) 丈仗杖(澄养开三) 障漳漳(章漾开三)

[tʂʰiaŋ]: 昌猖猖菖昌(昌阳开三) 长苕肠场(澄阳开三) 常裳尝尝(禅阳开三) 敞蹻
 (昌养开三) 昶(彻养开三) 唱倡(昌漾开三) 畅怅鬯(彻漾开三)

[ʂiaŋ]: 商伤殇觞汤(书阳开三) 赏(书养开三) 上尚(禅漾开三) 响(书漾开三)

(2) 保存完整的全浊声母, 简称 E1b 型。《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属于此类。

《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的研究成果较多, 前者主要有杨耐思(1981, 1984, 1989, 1997)、花登正宏(1996)、李添富(1991a, 1991b, 1992a, 1992b, 1993, 1998)、宁忌浮(1997)、竺家宁(1986)、杨征祥(1999)、王硕荃(2002)、李立成(2002)等, 后者主要有杨耐思(1981, 1984, 1989, 1997)、照那斯图、杨耐思(1987)、宁忌浮(1992, 1994, 1996)、郑张尚芳(1998)、李立成(2002)、秦晔(2006)、陈鑫海(2008)、沈锺伟(2008)等, 这里就不一一评述了。

杨耐思(1984)指出,《古今韵会举要》知庄章混并为一类声母, 可以拟为[tʂʰ](知庄章)[tʂʰʰ](彻初昌)[tʂʰʂ](澄崇船)[ʂ1](生书)[ʂ2](禅俟)。竺家宁(1986)则把知庄章归纳并构拟为一套知[tʂʰ]彻[tʂʰʰ]澄[tʂʰʂ]审[ʂ]禅[ʂ]。

但是, 我们还应该看到知庄章声母在《韵会》不同韵母环境里的表现, 可以分析为两类互补的声母音位, 知二、庄可以并为一类, 跟不带腭介音[i]的韵母结合, 拟作[tʂʰ]类; 知三、章可以合为一类, 带腭介音[i], 拟作[tʂʰʰ]类。

对此王硕荃(2002)另有不同的音位处理意见, 把知庄章归纳为一套声母音位, 构拟为[tʂʰʰ][tʂʰʰʰ][ʂ][ʂʰ], 但具体分析成三组音位变体, 分别构拟为知组[tʂʰʰ]、章组[tʂʰʰʰ]、庄组[tʂʰʰʰʰ]。

我们不赞同把知庄章分析并构拟成三组音位变体[tʂʰʰ][tʂʰʰʰ][tʂʰʰʰʰ]。我们认为, 章组不应该独立拟作[tʂʰʰʰ], 而应该跟知三共同拟作一类[tʂʰʰ], 原因有四:

其一, 八思巴字译音没有把知庄章任何一类记作[tʂʰʰ];

其二,《韵会》的知庄章是变体两分而不是变体三分的音位格局, 庄、章分为两组变体, 知组是维系庄、章的关键纽带, 既能够跟不带腭介音[i]的庄组合并在同一个二等字母韵里, 又能跟带腭介音[i]的章组合并在同一个三等字母韵里;

其三, 在有无腭介音[i]的问题上, 庄、章是互补的, 而不是对立的, 也就是说, 庄、知二字和章、知三字一般出现在不同的字母韵里, 但是不能在同一个字母韵出现;

其四, 章组读[tʂʰʰ], 既能够解释多数情况下跟腭介音[i]结合的事实, 又能解释少数的与庄组相混、跟没有腭介音[i]的韵母结合的情况。

根据杨耐思(1981, 1984)的研究,《蒙古字韵》音系中, 知庄章声母只用一套八思巴字母

拼写,说明合并为一套声母[ʧ][ʧʰ][ʧʅ][ʃ],但在某些小韵归字上,表现为知二、庄为一组,知三、章为一组,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为韵母的不同,前者不带[i]介音,后者带[i]介音。秦晔(2006)进一步指出,除鱼部外,各部基本上都遵循“知三、章+高元音”、“知二、庄+低元音”的规律,即知二、庄组与洪音韵母拼、知三、章组与细音韵母拼的原则,知照系声母可能已经合流为一套卷舌音[ʧ],但不排除可能存在音位变体的情况。^①

我们认为,知二、庄和知三、章的音位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格局,尽管八思巴字译音者传达的可能是当时汉语里这两组字韵母差别的信息,但并不能排除汉语里韵母音值的差别对声母的音值也有连带的影响。换句话说,虽然八思巴译音者“根据音位学的原理,把它们归纳成同一个音位,”是“无可厚非的”,但也不能排除知庄章本身“出现在不同的韵母之前可能产生一些音质的差别,甚至差别比较大”的可能性,只是出现这样的差别,在八思巴字译音者看来,“不足以构成不同的音位”^②。因为,它们不对立。在我们看来,把《蒙古字韵》知庄章声母分析为两组互补的音位,构拟为知二、庄[ʧ]和知三、章[ʧʰ]两套音值,并没有否认两组音位可以被归并为一套音位的事实,我们的处理方案同样是无可厚非的。

2. 第二大类,知庄章合并后,跟支部舌尖后韵母[ʀ]和无[i]介音的韵母相结合的知庄章声母读卷舌声母[ʧ],跟[i]介音和[i]韵母相结合的知章声母读舌叶音声母[ʧʰ],简称 E2 型。《中原雅音》属于此类。

《中原雅音》的成书时间、音系的性质、跟《中原音韵》以及《中州音韵》的关系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热烈的讨论,成果较多。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成书于明初以前的、反映元代北方话实际语音系统的韵书。邵荣芬(1981a)是全面研究《中原雅音》的一部重要著作,邵先生指出,知庄章组合流为一套舌叶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平声不分阴阳,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 [ʧ](知、澄仄、庄、崇仄、章)
- [ʧʰ](彻、澄平、初、崇平、昌、常平一部分)
- [ʃ](生、船、常)

这个结论没有谈及卷舌声母是否产生,以及跟卷舌声母有关的声韵结合关系、声母格局及其音值构拟等问题,因此,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根据邵先生提出的统计法和比较法,我们固然可以把知庄章合并为一类声母,可是,统计法是以音位关系为前提的,只能够提供音位分合趋势的依据,并不能决定音位的分合。因为诸家对于《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看法不同,比较法以《中原音韵》作为《中原雅音》的比较对

^① 秦晔(2006)即《〈蒙古字韵〉声母及介音的几个问题》,是200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为张渭毅。

^② 引文是杨耐思(1984/1997:p82)的原话。

象,就要看跟哪种看法的《中原音韵》声母比较,邵先生依据的《中原音韵》声母系统有20个声母,知庄章是一套舌叶声母[ʧ][ʧʰ][ʃ],以此作为跟《中原雅音》声母比较的对象,自然会忽略《中原雅音》出现的卷舌声母的新现象。

如果仔细考察和分析《中原雅音》声母与韵母的结合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中原雅音》已经具备了卷舌声母存在的语音条件,也就是说,在知庄章合并为一类声母后,一批字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读卷舌声母,另一批字不读卷舌声母。具体来说,以声韵结合为条件,在支部和一些无[i]介音的韵母里,知庄章组读卷舌声母[tʂ];而那些跟[i]介音和[i]韵母结合的知章声母字读舌叶音[ʧ],形成互补的格局,详细论证如下。

(1)《中原雅音》支韵与齐韵对立,支韵相当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齐韵相当于《中原音韵》的齐微韵,说明支韵有舌尖后元音[ɻ],肯定有卷舌声母。根据邵先生的《〈中原雅音〉同音字表》,支韵有跟[ɻ]结合的卷舌声母字,与齐韵[i]韵母结合的舌叶声母字形成声、韵、调对比关系:

支韵[tʂɻ]平声:差(丑支切)——齐韵[ʧʰi]平声:池(尺迷切)

支韵[ʃɻ]平声:虱(音师)——齐韵[ʧi]平声:实寔石食十(世移切)

支韵[ʃɻ]上声:瑟涩(音史)——齐韵[ʧi]上声:失释识(失礼切)

支韵[ʃɻ]去声:是侍(音试)——齐韵[ʧi]去声:誓(音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雅音》支韵里的卷舌声母,除了来自《切韵》庄章组外,还可以有知组,这跟《中原音韵》不同,说明《中原雅音》支韵的卷舌音范围大于《中原音韵》。齐韵里只有知三、章组,没有庄组,这说明跟[i]韵母结合的声母不能是庄组,因为庄组读[tʂ],没有[tʂi]这样的怪音,这跟《中原音韵》一致。

(2)除了支部外,怎么知道哪些无[i]介音的韵母前出现的知庄章组读[tʂ]?又如何知晓跟[i]介音和[i]韵母结合的知章组读[ʧ]?可以从a、b、c、d四个方面具体论证。

a. 细读邵先生的《〈中原雅音〉同音字表》,我们发现,《中原雅音》知庄章三组声母虽然已经合流,但是并没有全部变卷舌声母或舌叶声母,而是在特定的声韵结合条件下,可以分为[tʂ][ʧ]两组音位,呈现互补格局,加号“+”表示出现,减号“-”表示不出现,列表如下:

表四 知庄章出现的语音环境和卷舌声母产生的条件

语音条件 声母和音值	在[i]介音和[i]韵母前	在无[i]介音的韵母前
	庄组	-
知组、章组	+(读[ʧ])	+(读[tʂ])
读[tʂ]	-	+
读[ʧ]	+	-

上表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其一,《中原雅音》知庄章组都可以出现在无[i]介音的韵母里,知章组既可以出现在无[i]介音的韵母前,又可以出现在[i]介音和[i]韵母前,但是,[i]介音和[i]韵母前绝不出现庄组。也就是说,[i]介音和[i]韵母前能否出现庄组声母,是知庄章组在《中原雅音》里能否再分类的条件,有庄组的是一组声母音位,没有庄组的是另一组声母音位,两组音位是互补关系。

其二,能否跟[i]介音和[i]韵母结合,是判断两组声母音位读[tʂ]还是[tʃ]的音值条件,如果承认卷舌声母[tʂ]能够跟无[i]介音的韵母结合,不能跟[i]介音和[i]韵母结合,是符合声韵组合常规的音理,那么,《中原雅音》无[i]介音的韵母所结合的知庄章声母就读卷舌声母[tʂ],[i]介音和[i]韵母所结合的知章声母就读[tʃ]。

其三,《中原雅音》知章组可以读[tʂ],也可以读[tʃ],跟[i]介音和[i]韵母结合时读[tʃ],不带[i]介音时,跟庄组一道读[tʂ]。但是,庄组绝不能跟[i]介音和[i]韵母结合,只能读[tʂ],不存在[tʂi-]和[tʃi]这样的怪音。

总之,《中原雅音》庄组跟知章组在[i]介音和[i]韵母前形成互补关系,庄组只读[tʂ],知、章组则随着韵母有无韵头[i-]或韵腹[i]而变读[tʃ]或[tʂ],这是不同于《中原音韵》卷舌声母产生条件的重要特点。

b.《中原音韵》里,知二庄跟二等韵母结合,读[tʂ]。在《中原雅音》里,不仅知二庄组跟二等韵母结合,知三章组也可以出现在二等韵里,都读[tʂ],说明卷舌声母的范围扩大了。更重要的是,随着一些二等韵并入一等韵,知庄章也出现在一等韵母之前,如果知庄章出现在二等韵母之前读[tʂ]是有疑义的,那么跟一等韵母结合的知庄章读[tʂ]就是不容置疑的,分韵举例如下:

《中原音韵》庚青部里,知二庄组与开口二等韵庚、耕结合,读[tʂəŋ]。《中原雅音》庚韵里,随着《切韵》二等庚、耕韵并入一等登韵,跟知二、庄结合的庚、耕韵的字,读作一等登韵,用章组字作反切上字,如:《切韵》争字(庄耕开三),《中原音韵》读[tʂəŋ](平声阴),《中原雅音》读之登切;《切韵》柎字(澄庚开二),《中原音韵》读[tʂ'əŋ](平声阳),《中原雅音》读尺能切;《切韵》生字(生庚开二),《中原音韵》读[ʂəŋ](平声阴),《中原雅音》读式登切,反切上字改用章组字“之、尺、式”,反切下字却是一等登韵字,声母显然更应该读[tʂ][tʂ'][ʂ]。

《中原音韵》皆来部里,知二、庄组与开口二等皆韵、佳韵、夬韵、麦韵、陌韵等结合,读[tʂai]。《中原雅音》皆韵里,随着《切韵》二等皆佳韵并入一等哈韵,知三、章三字作反切上字,一等哈韵字作反切下字,如斋字(庄皆开二)读只来切,坼字读丑海切,反切下字“来”“海”读一等[ai],主元音低化为后[a],声母应该读[tʂ][tʂ']。

《中原音韵》萧豪韵里,知二庄组与二等肴韵、觉韵结合,读[tʂau]。《中原雅音》萧韵里,《切韵》二等肴韵并入一等豪韵,知三字作反切上字,一等豪韵字作反切下字,如讌字(初肴开二)读丑高切,巢(崇肴开二)音讌,燭字(初巧开二)读丑恼切,反切下字“恼”“高”韵母读

[au], 主元音低化为后[a], 声母就应该读[tʂ] [tʂ']。

c. 《中原雅音》的一个韵可以同时出现无[i]介音和带[i]介音的两类韵母。[i]介音韵母前出现知三章组, 声母读[tʃ], 相应的, 跟[i]介音韵母形成对比关系的、无[i]介音的韵母所结合的知庄章组声母, 就只能读[tʂ]了。如:

庚韵有[əŋ][iəŋ]两类韵母, 跟[əŋ]结合的知二庄组被切字, 反切上字用章组字“之、尺、式”, 读[tʂəŋ]; 跟[iəŋ]结合的知三章组被切字, 反切上字用章组字“尺、世”, 读[tʃiəŋ], 形成声韵调对比:

[tʂ'əŋ]平声: 枳(尺能切) 櫟(丑增切)——[tʃ'iəŋ]平声: 呈澄成(尺乘切)

[ʂəŋ]平声: 生(式登切)——[ʃiəŋ]平声: 绳(世乘切)

萧韵有[au][iau][uau]三个韵母, 跟[au]结合的的庄组被切字, 读[tʂau]; 跟[iau]结合的知三章组被切字, 读[tʃiau], 反切上字都用知三字“丑”, 形成声韵调对比:

[tʂ'au]平声: 讎(丑高切) 巢(音讎)——[tʃ'iau]平声: 潮韶(丑饶切)

[tʂ'au]上声: 爇(丑恼切)——[tʃ'iau]上声: 绰(丑杳切)

d. 《切韵》一些三等韵字, 《中原雅音》变成一等字, 或独立为一等韵, 可以跟知庄章声母结合, 韵母由细音变成洪音, 声母应该读[tʂ], 如:

《中原音韵》鱼模部的知庄章组字, 都来自《切韵》鱼虞三等韵。《中原雅音》模韵独立, 韵母读[u], 有一套知庄章组字, 应该读[tʂu]。下面的例字是知庄章组被切字, 反切上字用知章组字, 反切下字都用一等模韵字, 括号后注明《切韵》声母、韵母:

[tʂu]: 逐(澄屋合三), 之孤切; 助(崇御), 之布切;

[tʂ'u]: 初(初鱼), 丑孤切; 组(崇鱼), 尺卢切;

[ʂu]: 叔(书屋合三), 式鲁切; 疏(生鱼), 式布切; 数(生遇), 式布切。

又如: 愁字《切韵》属崇母尤韵三等, 《中原雅音》读尺侯切, “侯”为一等字, 愁字可以拟作[tʂ'əu]。

3. 知庄章合流后, 一部分洪音字读卷舌声母[tʂ], 一部分细音字并入精组, 读[tʃ], 简称 E3 型。《南村辍耕录》所记录的吴方言属于此类。

鲁国尧(1996, 2003b) 详密论证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射字法”, 认为反映了六百年前松江方言的声母系统, 知庄章组在元代松江方言里读卷舌声母“征”[tʂ]、“称”[tʂ']、“澄”[dʒ]、“声”[ʂ]、“成”[z]。鉴于“煎”、“千”、“涎”分别同为“精[tʃ]、征[tʂ]”、“清[tʂ']、称[tʂ']”、“晴[z]、成[z]”等两类声母代表字的第二助纽字的事实, 指出“精”[tʃ]、“征”[tʂ]两组虽然分立, 助纽字不全混, 但又有部分字相混的现象, 或许反映了古知庄章组字向古精组过渡的历史演变。

今按,鲁说正确,似尚可从声韵结合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依我们看,字母诗前八句括定字母,后八句括定叶韵,前后八句可以联系起来,后八句“支、兹”与“微、齐”分列,代表不同的韵母,说明舌尖韵母[ʝ][ɹ]和舌面韵母[i]对立,表明元代松江方言肯定存在卷舌声母[ʂ]。但是,卷舌声母究竟跟哪些韵母结合,“射字法”并没有告诉我们。“征、煎”作为“征”[ʂ]的助纽字,“称、千”作为“称”[ʂ']的助纽字,“成、涎”作为“成”[z]的助纽字,或许注明了卷舌声母与韵母的结合条件,即“征”[ʂ]、“称”[ʂ']、“成”[z]分两类,跟细音即[i]、[iu]介音的韵母和[i]、[iu]韵母结合时,读“精”[ʂ]“清”[ʂ']“晴”[z],有共同的助纽字“煎”、“千”、“涎”;跟洪音即不带[i]介音的韵母和[ɹ]韵母结合时,读卷舌声母,有独立的助纽字“征”“称”“成”。陶氏举例说:“如欲切‘春’字,清淳,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淳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春字是昌母合口三等字,有[iu]介音,所以读[ʂ'],与“千”声母相同。这个例子说明,类似“春”字的细音,声母由卷舌声母变成了精组。或许松江方言里,带[i]介音的古知庄章组字,早在元代就完成了由[ʂ]向精组[ʂ]的转变。

4.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近代中期五种音韵资料知庄章组的演变,共同点在于,知庄章组合流后产生了卷舌声母,但并非全部变成了卷舌声母。为了说明卷舌声母分化的条件和演变的内容,有必要按照声韵结合条件进行再分类;

(2)五种音韵资料隶属于四个音韵系统,即《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反映的元代汉语的书面语标准音、《中原音韵》反映的元代汉语的口语标准音、《中原雅音》反映的元代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南村辍耕录》反映的元代松江方音,四个音系点的性质不同,卷舌声母分化的语音条件不同,卷舌声母的范围和内容也就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四小类;

(3)为了说清楚各类型卷舌声母演变的条件和演进过程,对于已经合流的知庄章组声母,我们采取了不同于前人合并为一套音位的归纳方案,按照互补关系,归纳并构拟成卷舌声母和舌叶音声母两套。我们认为,归纳音位,在坚持对立原则的基础上,有多种可能的方案,只有好坏之分,而无对错之别。就知庄章组声母的音位分析和音值构拟而言,在如实反映语音事实的前提下,关键在于能否更好的解释音变的格局、机制以及音变的历史,能够清楚显示音类来源的、体现音类结合关系的、符合音理的方案就是合理的方案。

(4)本文论证的知庄章声母演变特征所呈现的近代早期和中期两个时段,跟杨耐思、曹广顺(1992a)分出的近代音早期和中期各自的上限和下限吻合,这说明把知庄章的演变特征作为近代音分期一个关键的区别特征,是可行的。

(5)目前,我们还难于确定近代中期知庄章各个演变类型跟近代早期各类型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肆 余 论

对于知庄章组历史演变的看法,大致有三种表述,如下:

一、晚唐或北宋初知庄章组已经合并,宋以后延续了这种状况,《中原音韵》知庄章组合为一类,所不同的是这套声母由舌面音变成了卷舌音;或者《中原音韵》仍读舌叶音,明清时变成了卷舌音。持此说的学者认为,《中原音韵》知庄章组的状况,跟宋代的分类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二、根据王力(1985)可知,晚唐五代音系到了宋代音系,知庄章由三分合并为一,元代庄组离开[ʈʂ]、[ʈʂʰ]、[ʂ]往回走,经过[ʧ]、[ʧʰ]、[ʃ]而到达[ʈʂ]、[ʈʂʰ]、[ʂ],章组、知三也沿着庄组的足迹变为[ʧ]、[ʧʰ]、[ʃ]。以后到了兰茂的《韵略易通》,庄知章又合在一起,重新合并为一家。如何一凡(1991)等。

三、知庄章的演变,从上古到中古,知庄章三系分立;从中古到近代,从两分到三分,三系两分,开始于宋,完成于元;近代以后,完全合流。如李行杰(1994)等。

依第一种表述,知庄章自晚唐或宋初合并(即本文D型)后,到元明清,一直是合并的格局,即本文E型,只是元以来出现了卷舌声母。这种表述符合逻辑,但是忽视了本文所揭示的近代音早期和中期知庄章演变类型及其差异,掩盖了各个时期音变的条件。

按照第二种表述,从晚唐五代到明清,知庄章组走了“三分(即本文晚唐A型)——全合(宋D型)——有条件两分(元E型)——全合(明清)”,即“分——合——分——合”的两次一分一合的路线。而据第三种表述,知庄章组走了“三分(中古)——两分(中古后期)——三分(晚唐A型)——三系两分(宋元E型)——全合(明清)”的路线,即由两次三分、两次两分,走到全合的终点。两种表述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中原音韵》知庄章呈现两分格局,却无法说清知庄章分合的必要条件,都陷入了循环演变的怪圈。

针对第二、三种看法的矛盾,蒋绍愚(1994)认为唐宋时期知庄章三组声母并未合并,由此为解释知庄章在《中原音韵》里分两套声母、产生卷舌声母以及明清以后合为一套声母的事实,找到必要的语音条件。

但是,唐宋时期知庄章组的演变,既有三分的A型,又有两分的B型和C型,还有合并的D型,怎么能够确认《中原音韵》的E1a型一定是从唐宋A型演变而来的结果呢?E1a型所属的音系点跟A型所属的音系点有承上启下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吗?这都需要严密论证。

以上诸说的立足点其实是一致的,都把知庄章组声母分合及其演变看做由一个中古音系继承而来的同一个声母系统在不同时期的直线式历时演变,没有考虑近代不同时期的方言差异,把不同时期各音系点的不同性质的语音特征放在一个音系里,拉成一条直线进行描写,从中寻找音变发生的逻辑先后顺序,重视时间差异,轻视或忽略地域差异,势必干扰了考察知庄章组声母演变的真实路向的视线。

上个世纪的汉语语音史教学和研究,通行着两大理论框架。以1985年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为分水岭,1985年以前,汉语史学界采用“三点一线式”理论框架构建和描写汉语语音史,即以《诗经》音系为代表的上古音系、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系和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音系三个音系之间是直线发展关系,汉语语音史可以构建成为具有一条直线发展关系的三个音系点,可称“三点一线式”语音史框架,这可看作第一代语音史框架,代表作有董同龢先生的《中国语音史》(1954年)和他的《汉语音韵学》(1968/2001)、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1957年)、方孝岳先生的《汉语语音史概要》(1980年)、邵荣芬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年)、李新魁先生的《古音概说》(1979年)、史存直先生的《汉语语音史纲要》(1981年)、任铭善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要略》(1984年)、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上编)(1993年)、黄典诚先生的《汉语语音史》(1993年)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王先生创立了“九点一线式”的语音史框架,即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和现代汉语音系九个音系连成一条直线,并进行系统的拟测,这是第二代语音史框架,它克服了“三点一线式”框架的局限。王先生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一个人建立了两个不同的理论框架,迄今第二代理论框架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功莫大焉。

然而,用“三点一线式”和“九点一线式”的语音史框架描写和建立汉语语音史,在语音史教学和研究中都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即忽略了语音演变的地域差异,难于比较合理地认识和解释语音史不同时期语音演变的时空差异和时空关系。新世纪伊始,随着汉语语音史材料的丰富,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成果的深入,尝试新的语音史框架,建立和描写汉语语音史,提到了日程上来。

2003年,何九盈先生在王宁先生主编的《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上发表了《汉语语音通史框架研究》,首次明确提出了“散点多线式”汉语语音史理论框架,即汉语语音史的不同时期有方音差异,同一个时期的语音可以有两个或多个音系点,各有其发展方向,是多线式的发展。

根据何九盈(2003/2011)提出的这种崭新的汉语语音史观,前人对于知庄章组声母分合问题的研究,其立论或者建立在“三点一线式”语音史理论框架内,如第一种表述;或者遵循“九点一线式”语音史理论框架的思路,如第二、第三种表述,对于音变事实的解释,难免显得牵强含糊。

张渭毅(2006b,2011)进一步论证了采用“散点多线式”框架构建和描写汉语语音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认为,近代汉语各时期并存着不同的音系点,同一时期不同的音系点之间是平行发展关系,不同时期相同的音系点之间可以有(不是全部有)直线式继承和发展关系,不同时期的不同音系点之间不是直线式继承和发展关系,而是多线发展关系。

就知庄章组演变而论,近代早期和中期各有不同的音系点,各音系点的知庄章组有其不

同的演变路向。从近代早期到中期知庄章组的演变,发生在同一个音系点里,可以有直线式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应该“拉线”描写;音变发生在不同的音系点之间,则可能没有继承和发展关系,不能贸然“拉线”描写。

以“散点多线式”汉语语音史观为指导,解决知庄章组的演变问题,需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找“点”,即尽可能穷尽地找出近代汉语三个时期存在的所有音系点,在特定的音系点中描写知庄章组的分合状况,获得知庄章组在近代各期各个音系点的演变清单;

第二步,归类,即总结各音系点知庄章的分合状况,在音系点的语音性质还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急于谈历时演变,先分成不同的演变类型;

第三步,“定点”和“拉线”。“定点”指确定各音系点的语音性质,即确认该音系是何时何地音。在“定点”的前提下进行“拉线”,即在确定各期每个音系点的语音性质的基础上,对同一个音系点的知庄章组在前期和后期的演变状况,拉成一条直线,描写其继承和发展关系,建立起各音系点的知庄章组的演变史。

本文完成的是前两步工作,即在掌握各个音系点知庄章组分合状况的基础上划分演变类型,我们分为近代早期四大类十二小类和近代中期三大类四小类。应该指出的是,演变类型不等于演变史,但是,有了知庄章组演变类型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因忽略各音系点知庄章分合的复杂表现而盲目地进行拉线描写。

目前,在第三步“定点”工作没有完成、“拉线”目标尚未实现的情况下,我们还难于说明近代中期知庄章组演变的每个类型跟近代早期的某个特定类型有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如果认为卷舌声母产生的前提是知庄章组合流,那么,从近代早期到中期的演变,最符合逻辑的解释似乎是D型向E型的转变,但是,D型有D1、D2(D2a、D2b)、D3、D4四大类五小类,E型有E1(E1a、E1b)、E2、E3三大类四小类,各个类型分别属于不同的音系点,音系性质各不相同,存在多种拉线的可能性。又因为近代早期到中期各类音系点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目前还没有梳理清楚,所以我们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不能排除近代中期E型跟早期A型、B型、C型各类也可能具有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近代音研究中,近代各期音系点性质的确定、音类和音韵关系的“拉线”工作,虽然思路正确,方向明确,但是任重而道远。只有完成了“定点”“拉线”任务,才能彻底地解决知庄章组等音类的历史演变问题,科学的近代汉语语音史,也才能随之真正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曹正义(1978)中古知照声系类变管测,济南: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

陈飞龙(1974)龙龕手鑑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陈广忠(1999a)朱熹《诗集传》叶音考辨,安徽大学学报(2):p. 69—77。

(1999b)朱熹《诗集传》叶音考辨(续),安徽大学学报(3):p. 26—35。

- (2000)朱熹《楚辞集注》叶音考,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99—213。
- 陈鸿儒(1992)朱熹用韵考,龙岩师专学报(1):p.148—157。
- (2000a)《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古汉语研究(1):p.23—30。
- (2000b)《诗集传》叶音与朱熹的古韵分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214—217。
- (2001)《诗集传》叶音辨,古汉语研究(2):p.20—25。
- 陈鑫海(2008)《蒙古字韵》韵母系统研究,200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张渭毅指导。
- 陈新雄(1985)中原音韵概要,台北:学海出版社。
- (1984)《广韵》以后韵书简介,锲不舍斋论学集:p.101—143,台北:学生书局。
- 陈亚川(1981)《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中国语文(2):p.125—131。
- (1983)《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中国语文(6):p.451—456。
- 储泰松(1996a)鸠摩罗什译音研究(声母部分),语言研究(增刊)。
- (1996b)施护译音研究,薪火集:p.340—364,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1998)鸠摩罗什译音的声母系统,语言研究(增刊)。
- (2005)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邓晓华(1994)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在闽西客话中的演变,语言研究增刊。
- 丁 锋(1995)《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慧琳改订玄应反切声类考,音史新论:p.78—88,北京:学苑出版社。
- 董同龢(1953/1978)中国语音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 (1968/2001)汉语音韵学,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重印。
- 董忠司(1978)颜师古所作音切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
- (1994)董锺两家颜师古音系的比较,台湾语文学报(1):p.1—20。
- 范新干(2002)东晋刘昌宗音研究,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
- 冯 蒸(1991a)《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代浊音清化,语文研究(2):p.21—29。
- (1991b)《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零声母——兼论中古影、云、以母的值,汉字文化(1):p.29—36。
- (1993)《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初浊上变去,大陆杂志(2):p.21—25。
- (1994)《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代知庄章三组声母演变,汉字文化(3):p.24—32。
- (2005)《尔雅音图》与《尔雅音释》注音异同说略,音史新论:p.101—175,北京:学苑出版社。
- 高田时雄(1988)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日本:日本创文社刊行。
- 龚煌城(1981)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p.37—78。
- 何九盈(1986)《中原雅音》的年代,中国语文(3)。
- (1988)《中州音韵》述评,中国语文(5)。
- (2003/2011)汉语语音通史框架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1),王宁主编:p.18—38,北京:商务印书馆。校订本收入《汉声——汉语音韵学的继承与创新》(下),张渭毅主编:p.401—426。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2月。
- 何一凡(1991)《中原音韵》见、知、照(章庄)系声母发展的不同层次,中原音韵新论:p.16—27,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黄淬伯(1930)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台北:史语所集刊。

(1998)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黄典诚(1989)曹宪《博雅音》研究,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p. 259—280,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

黄仁煊(2005)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

胡明扬(1992)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近代汉语研究:p. 243—263,北京:商务印书馆。

花登正宏(1996)《古今韵会》和《古今韵会举要》,王欣译,河北师范学院学报(4):p. 83—88。

黄冰华(2003)二十五年以来《中原雅音》研究之检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p. 31—37。

冀伏(1980)《中原雅音》考辨——兼与蒋希文同志商榷,吉林大学学报(2)。

简启贤(2002)吕忱《字林》音注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蒋冀骋(1990)论近代汉语的上限,古汉语研究(4)。

(1997a)论《中原音韵》中知照庄三系的分合,湖南师范大学学报(6):p. 109—112。

(1997b)舌尖前元音产生于晚唐五代说质疑,中国语文(5):p. 384—386。

(1997c)论《尔雅音图》的声母系统,古汉语研究(4):p. 27—30。

(1997d)近代汉语音韵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论《中原音韵》中知章庄三系的分合,汉语史研究集刊(2):p. 360—366,成都:巴蜀书社。

蒋希文(1978)《中原雅音》记略,中国语文(4)。

(1983)从现代方言论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中原音韵》里的读音,中国语言学报(1):p. 139—159。

(1999)徐邈音切研究,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蒋绍愚(1994)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金周生(2005)吴械与朱熹音韵新论,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赖江基(1986)从《诗集转》的叶音看朱熹音韵系,音韵学研究(2),北京:中华书局。

(1990)吴械音和朱熹音韵系考异,语言文字论集:p. 229—243,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再论朱熹音韵系,暨南学报(1):p. 112—122,150。

龙晦(1979)《韵学集成》与中原雅音,中国语文(2)。

(1980)《中原雅音》语言数据的发现及其评价,词典研究丛刊(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中原雅音》声类考,词典研究丛刊(2),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释《中原雅音》,音韵学研究(1):p. 383—393,北京:中华书局。

龙异腾(1994)《史记正义》反切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p. 33—38。

龙庄伟(1991)说“咀有主”兼论庄组章组声母的拟音,中原音韵新论:p. 112—12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广和(1984)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8)。

(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语言研究(增刊)。

(1994)《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增刊)。

(2002)中古音分期问题,汉语史学报(2):p. 20—26,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静(1991)中原雅音辨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p. 66—70。

刘淑学、燕宪俊(2007)论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徐州十三韵》中的读音分合,语文研究(4):p. 43—49。

刘晓南(2001)朱熹与闽方言,方言(1):p. 17—33。

- (2005)《韵会》𦉳字母韵考论,中国语文(2)。
- 刘燕文(1998)敦煌写本《字宝》、《开蒙要训》、《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异文,语苑撷英,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黎新第(1991)近代以来的北方方言中古庄章知组声母的历时变化,语言研究增刊。
- 李范文(1995)宋代西北方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立成(2002)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
- 李荣(1956)切韵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
- 李树俨(1993)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德隆方言中的演变,兼论宁夏境内方言分 ts、tʂ 的类型,宁夏大学学报(1):p. 39—45。
- 李添富(1991a)《古今韵会举要》疑、鱼、喻三母分合研究,声韵论丛(3):p. 225—256,台湾:学生书局。
- (1991b)《古今韵会举要》匣、合二纽之分立,语言研究增刊:p. 99—123。
- (1992a)《古今韵会举要》与《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比较研究,第二届国际暨第十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 507—531。
- (1992b)《古今韵会举要》声韵考,辅仁国文学报(8)。
- (1993)《古今韵会举要》同音字志疑,辅仁学志(22)。
- (1998)《韵会》匣合二元音读,语言研究增刊。
- 李新魁(1979)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学术研究(6)。
- (1983)《中原音韵》音系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
- (1985)《射字法》声类考,古汉语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1990)宋代汉语声母系统研究,语言文字论集:p. 217—22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94)《起数诀》研究,音韵学研究(3):p. 1—41,北京:中华书局。
- 李行杰(1983)《韵补》声类与南宋声母,徐州:徐州师院学报(1)。
- (1994)知庄章流变考论,语言研究(增刊):p. 506—514。
- 鲁国尧(1992)《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中国语文(6):p. 401—409。
- (1993)《卢宗迈切韵法》述评(续),中国语文(1):p. 33—43。
- (199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南京大学学报(4):p. 147—162。
- (2003a)《卢宗迈切韵法》述论,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p. 326—379,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2003b)《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p. 217—252,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陆志韦(1946/1988)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麦耘(1991/1995)《切韵》知庄章组及相关诸声母的拟音,音韵与方言研究:p. 119—133,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95)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音韵与方言研究:p. 134—14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罗常培(1931/1963)知彻澄娘音值考,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 (1932/1963)《中原音韵》声类考,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 (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南京:史语所单刊甲种(12)。
- 罗元诰(1988)高本汉知照两组音值拟测述评,江西大学学报(3)。
- 梅广(1963)从朱翱反切看中古晚期音韵,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宁继福(1985)中原音韵表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宁忌浮(1987)试谈近代汉语语音的下限,语言研究(2):p.52—56。
- (1992a)《蒙古字韵》校勘补遗,内蒙古大学学报(3):p.9—16。
- (1992b)校订五音集韵,北京:中华书局。
- (1994)《蒙古字韵》单字校勘补正,民族语文(2):p.71—75。
- (1996)《蒙古字韵》补缺,内蒙古大学学报(1):p.28—30。
- (1997)《古今韵会举要》及其相关韵书,北京:中华书局。
- 彭辉球(1991)《尔雅》郭璞注的反切(上),湘潭大学学报(4):p.111—115。
- (1993)《尔雅》郭璞注的反切(下),湘潭大学学报(2):p.112—117,126。
- 平山久雄(1993)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的音韵体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20:p.49—107。
- 秦 晔(2006)《蒙古字韵》声母及介音的几个问题,200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张渭毅指导。
- 孙立新(1993)蒲城(兴镇)方言见知章组声母的读音,方言(3):p.228—229。
- 孙玉文(1993)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上、下,湖北大学学报(5)(6)。
- 桑宇红(2003)枣强(桑庄)话知庄章三组声母与《中原音韵》之比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5)。
- (2007)止开三知庄章组字在近代汉语的两种演变类型,语文研究(1):p.20—24。
- (2008)知、照组声母合一与知二庄、知三章对立——兼论《中原音韵》知庄章声母的分合,语文研究(3):p.31—40。
- 邵荣芬(1963)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3)。
- (1964)《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中国语文(3)。
- (1981a)中原雅音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1981b)《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语言研究(创刊号)。
- (1982)切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5a)吴棫《韵补》和宋代闽北建瓯方音,中国语文(5):p.321—335。
- (1995b)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台湾学海出版社。
- 施向东(1983)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
- (1999)鸠摩罗什译经与后秦长安音,芝兰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沈锺伟(2008)《蒙古字韵》前后发生的元音舌尖化及其相关音变,中国语言学集刊(2):p.15—34。
- 唐作藩(1992)《校订五音集韵》序,古汉语研究(1):p.1—4,40。
- (1987/2000)普通话语音史话,北京:语文出版社。
- (2011)汉语语音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洪君(2007)《中原音韵》知庄章声母的分合及其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1):p.1—10。
- 王 力(1957/2003)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1982/1991a)朱翱反切考,王力文集(1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82/1991b)朱熹反切考,王力文集(1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85)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林惠(2001)晋南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研究,语文研究(1):p.53—56。
- 王硕荃(2002)古今韵会举要辨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谢美龄(1990)慧琳反切中的重组问题,大陆杂志(1)(2)。

- 薛凤生(1990)《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严学窘(1943/1997)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严学窘民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杨耐思(1978)《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文(4)。
- (1981)中原音韵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4)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音韵学研究(1),北京:中华书局。
- (1988)元代汉语的浊声母,中国语言学报(3):p. 96—106。
- (1989)《韵会》与《七音》、《蒙古字韵》,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p. 334—349,上海:知识出版社。
- (1993a)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p. 251—256,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3b)八思巴字汉语声类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2):p. 273—28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6)元代汉语的标准音,薪火编,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1997)近代汉语音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耐思、曹广顺(1992a)近代汉语研究讲座第八讲,承德教育学院学报(3):p. 1—7。
- (1992b)近代汉语研究讲座第九、第十讲,承德教育学院学报(4):p. 1—12。
- 杨信川(1990)从云南方言看知庄章组在元明音系中的地位,广西大学学报(1):p. 85—91。
- (1998)再谈照二字声母的音值,语言研究增刊:p. 287—291。
- 杨征祥(1999)《韵会》所引蒙古韵考,声韵论丛(8),台北:学生书局。
- 游尚功(1988)司马贞《史记索隐》声类,贵州大学学报(1)。
- 俞敏(1999)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尉迟治平(1982)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2):p. 18—33。
- (1984)周隋长安方音再探,语言研究(2)。
- 张福平(1996)天息灾译着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薪火集:p. 264—339,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张慧美(1988)朱翱反切中的重组问题,大陆杂志(4)。
- (1990)朱翱反切新考之导论与结语,建国学报(9)。
- 张洁(1998)《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语言研究(增刊):p. 214—238。
- (1999)《音决》声母考,古汉语研究(4):p. 53—57。
- 张世禄(1944)朱翱反切考,说文月刊(4)。
- 张渭毅(2002)中古音分期综述,汉语史学报(2),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6a)1950年—2004年国内中古音研究综述,音韵论集:p. 358—408,北京:中华书局。
- (2006b)论采用“散点多线式”框架构建和描写汉语语音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3),王宁主编:p. 263—301,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6c)中古音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2011)论中古音分期问题——为何九盈教授八十华诞而作,汉声——汉语音韵学的继承与创新(上),张渭毅主编,p. 159—210,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张卫东(2001)论《龙龕手鏡》音系及其性质,语言学论丛(23):p. 177—196,北京:商务印书馆。
- 照那斯图(1980)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p. 37—43。
- (1980)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4)。

- (1999)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符音字母的字素分析, 民族语文(3): p. 6—11。
- 照那斯图、杨耐思(1987) 蒙古字韵校本, 民族出版社。
- 郑荣芝(1998) 唐人卢藏用音切研究, 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 p. 147—163, 北京: 中华书局。
- 郑张尚芳(1998) 《蒙古字韵》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转写问题, 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 郑再发(1966) 汉语音韵史的分期问题,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36): p. 635—648。
- 周法高(1941/1975) 玄应反切考, 台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1948/1963) 从玄应音义考察唐初的语音, 中国语文论丛, 台北: 正中书局。
- (1968) 玄应反切字表, 丁邦新抄录, 香港: 香港崇基书店。
- 周祖谟(1936/1981) 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 问学集: 上册: p. 270—404, 北京: 中华书局。
- (1942/1966) 宋代汴洛语音考, 问学集: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1966a) 射字法与音韵, 问学集: 下册: p. 663—669, 北京: 中华书局
- (1966b/1981) 《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 问学集: 上册: p. 405—433,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1988) 唐五代的北方语音, 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 p. 207—224,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 周祖庠(1994) 原本玉篇零卷音韵,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 (2001) 篆隶万象名义研究: 上册,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钟兆华(1982) 颜师古反切考略, 古汉语研究论文集: p. 16—51,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竺家宁(1980) 九经直音声母问题, 木铎(9)。
- (1981) 九经直音知照系声母的演变, 东方杂志(7)。
- (1986) 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 台北: 学生书局。
- (1991) 近代音史上的舌尖韵母, 声韵论丛(3): p. 205—223, 台北: 学生书局。
- B. Csongor(1960)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 *AOH*, X. p. 98—140。
-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 (1994)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原刊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的《辅仁国文学报》第三十三期, 2011年10月出版。原文是繁体字排版的, 现转换为简体字。经修订后收入《汉声——汉语音韵学的继承与创新》下册, 张渭毅主编, 309—346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年